

Das Kapital

《资本论》的再现

王庆丰 著

《资本论》哲学思想的解读模式

《资本论》哲学思想的深度阐释

《资本论》哲学思想的当代意义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资本论》的再现

王庆丰 著

REPRESENTATION
OF
DAS KAPITAL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资本论》的再现 / 王庆丰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5117-2881-4

I. ①资…

II. ①王…

III. ①《资本论》—马克思著作研究

IV. ①A811.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93398 号

《资本论》的再现

出 版 人: 刘明清

责任编辑: 苗永姝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35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7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55626985 (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 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溢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36 千字

印 张: 17.75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5.00 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2612349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敬伟 问小牛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 55626985

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资本论》哲学思想的当代阐释”（12&ZD107）、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资本论》与当代社会发展道路研究”（14JJD720003）、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发展道路研究”（NCET-13-024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导言：《资本论》的重新激活

马克思是一个 19 世纪的人，《资本论》也是关于早期资本主义的“资本论”。“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愚蠢的。”^① 因此，无论是思想家本人，还是他的著作都无法脱离他那个时代的罗陀斯岛。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时代已经离我们非常遥远：那是法国大革命的年代，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年代，是黑格尔哲学的年代，同时也是狄更斯文学作品中所描述的年代。那个年代已经离我们远去，思考那个时代的《资本论》是否也应该被抛进历史的故纸堆。这成为我们今天研究《资本论》所必须思考的首要问题。“为什么要回到马克思，尤其是为什么要回到这部特殊的名《资本论》的 19 世纪作品？如果马克思的思想仍然有效，那么我们就不需要重新解读这部著名的、受人膜拜的经典。如果马克思的思想不再有效，那么为什么不提出新的思想，把第一卷中那些熟悉的口号统统送进档案公墓，就像所有曾经正确而现在已经完全过时的科学观点一样？”^②

詹姆逊的这一追问促使我们重新审视《资本论》。在人类的历史长河

①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杨、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版，第 12 页。

② 詹姆逊：《重读〈资本论〉》，胡志国、陈清贵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 7 页。

中,“大多数智力或想像力的创作,经过短的不过饭后一小时,长的达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就永远消失了。但有一些创作却不是这样。它们遭受几度隐没,复又重现”^①。我们把人类思想史上那些几度隐没复又重现的著作称之为“伟大的创作”。伟大的创作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其具有永恒的人类性价值。任何一种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这些伟大的哲学著作在表征时代精神的同时,获得了永恒的人类性的意义。《资本论》正是这样的一部著作,表面上看来它仅仅是对西欧尤其是对英格兰19世纪上半叶社会现状的描述,但它一眼望穿了人类历史的深处。通过《资本论》,马克思不仅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他还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从人的存在方式出发,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定义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亦即我们常说的“人正在受抽象的统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批判资本主义就是消解“物的依赖性”。马克思指出,人类历史发展的目标应该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②不消解“物的依赖性”,“人的独立性”是无法发展成“自由个性”的。马克思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指明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这就是《资本论》所具有的永恒的人类性价值。即使马克思所寻找到的具体的、现实的人类社会发展道路被现代人遗忘到了历史的角落,但马克思作为一个“道德预言家”将与世长存。

在现时代,《资本论》再现的过程就是将维多利亚时代的早期工业资本主义的符码转换为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语言和概念。这一转换的实质就是《资本论》所具有的永恒的人类性价值在现代性语境下的重新激活。为了重新激活《资本论》,我将采取“文本—思想—现实”的再现路径。

①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吕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108页。

一、文本

文本研究是重新激活《资本论》的第一步。对任何思想的研究和阐释都离不开文本解读，没有对文本的深入研究，所谓的思想创新就是空中楼阁、人云亦云。对《资本论》的文本研究应当包含对两大类文本的研究：第一大类是对马克思《资本论》及其相关文本的研究。这一部分的文本是马克思本人的经典著作，主要包括《资本论》（第1—3卷）、剩余价值学说史（第1—3卷）、《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以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相关早期著作。在关于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对一个问题必须有清醒的认识：那就是早期文本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的关系问题。朗兹胡特和迈尔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表明马克思的观点已达到了完善的高度。虽然从表面形式上可以看出，手稿不是为发表而写的，而是表现出自己弄清问题的强烈特点，但是这份手稿毕竟是包括马克思思想的整个范围的唯一文献”^①。在他们看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发现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才是“真正的马克思”，而《资本论》则表现出晚年马克思在思想创造力上的衰退和减弱。与这种观点相反，阿尔都塞虽然肯定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出版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但他主张我们只能把《手稿》“当作《资本论》的先声，《资本论》的草稿，或《资本论》的草图。这幅草图虽然已初具规模，但毕竟还没有完全画好”。并且《手稿》“依然是哲学的含义，我这里所说的哲学是马克思后来予以彻底否定的那种意义上的哲学”。^② 阿尔都

①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5页。

②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49页。

塞认为,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存在着一个“认识论断裂”,《资本论》与其早期著作之间是一种“断裂”关系。“断裂”意味着前后两者之间的转换一定是“异质性的”。这意味着,《资本论》和其早期文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如果说阿尔都塞主张在《资本论》中能够读到马克思“真正的哲学”,那么在其早期文本中,我们所看到的只能是“不成熟的”,甚至是“虚假的”马克思的哲学。这两种观点看似针锋相对,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把马克思的早期文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成熟时期的文本《资本论》对立了起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有一个重要的理论节点就是“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力成为商品意味着什么?一方面,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资本得以形成的前提和关键;另一方面,劳动力成为商品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异化劳动。“劳动力成为商品”的真实理论意义就在于这一命题沟通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资本论》和《手稿》之间虽然存在着诸多重大的差别,但并不存在本质上的断裂。科拉柯夫斯基指出:“‘异化’这个词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还经常出现,可是此后在马克思的作品中就不那么常见了,《资本论》里更是极少使用。不过,这是用语的改变,不是内容主旨的改变;因为《资本论》中讲了人的劳动及其产物变得与人不相容的过程,所用的词语清楚表明马克思心里想着《手稿》中叙述的那种现象。”^①《资本论》和《手稿》之间并不矛盾。研究《资本论》,我们需要不断地回溯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只有回溯到《手稿》,我们才能更加清晰透彻地理解《资本论》的理论旨趣,而不至于迷失在《资本论》中的事实材料里。

第二大类是对《资本论》哲学思想解读史的研究,亦即对解读《资本论》的文本进行研究。《资本论》的历史就是《资本论》的解读史,每个

^① 科拉柯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流》(一),马元德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307页。

时代的人们都强调同一文本的不同方面，赋予某些方面特殊的重要性，从而揭示出它的不同意义。马克思去世之后，如何解读《资本论》就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形成了不胜枚举的研究性文本。这些著作主要包括：（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论》哲学思想的解读。恩格斯对《资本论》哲学思想的解读，重点在三个方面：一是恩格斯在某种意义上参与了马克思《资本论》的写作，并整理出版了《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在与马克思共同完成的《资本论》创作过程中，恩格斯独特的理论贡献是什么？二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对《资本论》哲学思想的阐释和发展；三是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通信与《资本论》的关系。列宁对《资本论》哲学思想的解读，重点有三：一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与《资本论》的理论传承发展关系；二是列宁的《哲学笔记》对《资本论》的理论实质与方法的深刻阐释；三是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将《资本论》所阐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运用于具体社会形态的重要尝试的研究。（2）恩格斯之后以第二国际理论家为核心的对《资本论》思想的宣传和拓展。重点研究对象为：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对《资本论》的解读，希法亭的《金融资本》将《资本论》理论应用于金融领域的尝试，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对《资本论》思想的创造性发展，梅林和普列汉诺夫等对《资本论》哲学思想的阐释等。（3）苏联学者对《资本论》哲学思想的解读。重点是凯德洛夫、柯普宁及弗罗洛夫等关于《资本论》的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4）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资本论》哲学思想的解读。重点包括：一是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有关《资本论》哲学思想的理解；二是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中关于《资本论》哲学思想的重要阐释，尤其是关于《资本论》对象及其理论性质的研究；三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科西克等关于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与《资本论》关系的理解；四是英国“分析马克思主义”柯亨等围绕剥削问题、社会正义问题等

对《资本论》哲学思想的新理解；五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的左翼学者结合晚期资本主义最新发展对《资本论》的一些新的解读，如梅扎罗斯、施韦卡特、大卫·哈维、詹姆逊、雅各·比岱、克林尼克斯等人对《资本论》的研究。（5）日本学者望月清司、柄谷行人、见田石介、宫川彰、内田弘等人对《资本论》的研究。（6）中国学者关于《资本论》哲学思想的解读。长期以来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所占据的意识形态地位，《资本论》一直是中国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但仅限于经济学界，哲学界更看重马克思早期哲学意味比较浓厚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等。哲学界对《资本论》关心者寥寥，并且从来都是把《资本论》仅仅当做一本经济学著作，研究其中的哲学思想，而不是把《资本论》当作哲学著作去看待。《资本论》很少受到中国哲学界的关注，但是这一情况在本世纪初得到很大改观，涌现出一大批相当有学术分量的著作和论文。

二、思想

重新激活《资本论》的第二步是思想。文本研究的目的并不是单纯的训诂和考证，而是为了出思想。学问家和思想家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统一的。思想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学术研究之上，才能言之有物、言之成理，否则就是胡思乱想。恩格斯所谓的哲学“是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学问家如果不推出自己的思想，做出自己的理论创见，所谓的学问永远是“小学”，而其人充其量也只是学术工匠而已。

如何通过文本研究形成我们自己关于《资本论》的思想呢？在研究《资本论》哲学思想解读史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自卢卡奇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渐形成了两条解读马克思的思路：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

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两种解读各执一端、针锋相对。虽然分别把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倾向和科学主义倾向非常系统地揭示了出来，但同时也造成了对马克思思想取向的割裂。因此，无论是人本学的马克思主义，还是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都是对马克思的误解。如果把马克思整个思想的发展看成是一个过程或总体的话，我们就绝对不能排斥掉早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展现的人本主义，也不能排斥掉《资本论》所侧重的科学主义，应该从两者相统一的视角去解读《资本论》。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要从“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异化”和“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相统一的角度去解读《资本论》。《资本论》也正是在两者相统一的意义上构建了马克思的“新哲学”。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① 相对于传统哲学而言，马克思把现代哲学的任务定位为“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异化”。马克思的这一定位绝对是从存在论的意义上得出的，从而奠定了整个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旨趣。但是，马克思并不仅仅想揭示人类的这种“异化”的生存状况，还想揭露这种异化的根源，并且找到扬弃这种异化的现实道路。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理解为异化的扬弃，理解为人向人的本性的复归。《资本论》中的大部分概念虽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都已出场，但都是在存在论的意义上进行规定的。因此，人本学的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文本和理论依据，从而将马克思理解为一个抽象的人道主义者，也就不奇怪了。这种人本主义的价值取向是马克思哲学的本质性特征之一，不应该遭到拒斥和否定。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到了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通过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开始彻底清算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试图构建“真正的历史发展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① 终止黑格尔思辨哲学之后，马克思重新建立起来的新哲学是“真正的实证科学”。这种“真正的实证科学”并不是“经验科学意义上”的实证科学。它是以“现实的个人”为出发点的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而不是“抽象的个人”。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② 在马克思看来，“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因此，从“现实的个人”的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出发对“现实生活过程”的揭示，就是在破解“存在的秘密”。马克思把在“理性具体”的意义上所揭示的“现实生活过程”称为“现实的历史”。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又非常明确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这样的论断：“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③

“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异化”和“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目标，也成为我们解读《资本论》的方法论原则。阿尔都塞把《资本论》和其早期文本对立起来，实际上就是把马克思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66—6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41页。

“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异化”的人本主义取向和“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的科学主义取向割裂开来。排斥科学主义的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最终陷入的是抽象的人道主义，阿尔都塞批判人本学的马克思主义也是由于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阿尔都塞完全拒斥和不顾马克思的人本主义追求，而试图将马克思主义恢复到纯粹的科学主义，这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雷蒙·阿隆批评萨特和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解读，是从“一个神圣家族到另一个神圣家族”，这种评价是极其到位的。马克思在批判孔德和斯宾塞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的时候，就已经指出纯粹的、客观的没有任何价值预设的社会科学是不存在的。真正的社会科学必然是由价值取向的，没有价值取向的社会科学是对时代问题的回避。问题是时代的呼声，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对早期资本主义问题回应的基础上形成的，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

《资本论》正是在“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统一的意义上，构建了马克思的新哲学。一方面，马克思通过“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等三大拜物教，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人的异化的生活状态，提出了人类自由解放的价值理想；另一方面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的逻辑，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雷蒙·阿隆从剩余价值理论的视角揭示了《资本论》的这一特征。他指出：“剩余价值的理论具有科学的和道义的一种作用。这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威力。”^① 由于不了解《资本论》的这种统一性，在《资本论》的解读史上，就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一些解读者企图把《资本论》解读成同传统哲学一样的哲学文本，消解掉《资本论》中的经济学内容。而另一些解读者则试图排斥掉《资本论》中晦涩的哲学内容，发现一个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雷蒙·阿隆正视《资本论》的这种

① 雷蒙·阿隆：《社会主要思潮》，葛智强、胡秉诚、王沪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142页。

奇特结构，但他认为，《资本论》是经验科学和道德判断的混合物，是一个“模棱两可”或“含混不清”的文本。如果不从二者相统一的角度，去理解和把握《资本论》，也就无法理解马克思的新哲学，无法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把握到的独特的存在——“现实的历史”。“《资本论》表明，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理想与他对现实的描述是不可分割地统一的，马克思对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与他所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是不可分割地统一的，马克思的哲学批判与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空想社会主义批判是不可分割地统一的。”^①

三、现实

《资本论》激活的真正实现，就是将《资本论》作为退入背景的知识去分析我们时代的现实。因此，在思想中把握现实是《资本论》重新激活的最后一步。相对于马克思所生活的19世纪的资本主义，我们这个时代的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研究19世纪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不应该成为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撰写新时代的“资本论”。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我们的时代和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为人类的未来探寻一条切实可行的社会发展道路，是我们应当承担的责任和历史使命。

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西方社会就开始出现了一种“历史的终结论”思潮。在这种观点看来，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人类所能达到的最好的人类社会制度，“历史”终结了。这种思潮逐渐成为西方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并在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这一著作中被推到了极致。在马克思看来，古典政治经济学从亚当·斯密一直到大卫·李嘉图，他们的研究框架都渗透着对资本主义的非批判性的假定，他们把资本主义制度看

^① 孙正聿：《“现实的历史”：〈资本论〉的存在论》，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做是天经地义的，把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看做是自然规律。因此，古典经济学家们并不是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和对立，李嘉图就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当做自己研究的出发点，只不过他们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做是社会的自然规律。当代西方思想家甚至抹杀了这些对立，并且认为这些对立是马克思费尽心机制造出来的结果，认为马克思的意义仅仅在于指出了放任资本主义的一些致命缺陷，而这些缺陷通过一些根本性的途径加以改革，就是可以克服的。因此，当今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如出一辙，其所做的工作都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提下，对现有制度的修补和完善。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与这些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完全相反。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的历史真实性，研究资本主义被取代的可能性，而不是研究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以及把资本主义当成“历史的终结”。因此，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人类的终极的完满状态，而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①把资本主义制度看做“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维护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是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的最根本的理论立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众多观点，但最为核心或最为根本的观点是他的关于“人类自由解放”的理论旨趣。这一理论旨趣不仅体现在《资本论》中，而且一以贯之在马克思的全部著作中。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0页。

系。”^①所谓的“人类的自由解放”就是从被奴役关系当中解放出来。马克思断言：与奴隶制和封建制一样，资本主义是一种奴役和剥削的制度。因此，在我们时代现实性的意义上，这种被奴役的关系指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但是，奴役关系在封建社会中是明显的，在奴隶社会中也是明显的。也就是说，未付酬劳动或剩余劳动的事实与比率在这两个社会里是明显可见和公之于众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工人的剩余劳动和未付酬劳动的榨取是隐而不显的。马克思《资本论》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揭示这种剩余劳动是如何存在的，以及这种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率是如何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的。马克思告诉我们：“劳动者的奴役状态是产生雇佣工人和资本家的发展过程的起点。这一发展过程就是这种奴役状态的形式变换，就是封建剥削转化为资本主义剥削。”^②马克思击穿了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假象和幻觉，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奴役关系呈现在世人面前，为推翻资本主义和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奠定科学的理论基础。资本主义制度在本质上是一种奴役和剥削制度，人类必须从这种奴役关系中解放出来，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最为根本的观点。其他诸如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学说、经济危机等观点都是为这一根本性观点服务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伊始，卢卡奇就开始倡导马克思主义者不要把马克思的著作当作“圣书”来解读。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指出：“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而且，任何想要克服它或者‘改善’它的企图已经而且必将只能导致肤浅化、平庸化和折中主义。”^③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方法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23页。

③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7—48页。

确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一问题必须在和黑格尔的关系当中才能得到澄清。第一，我们必须在黑格尔辩证法的高度上去理解马克思的方法，否则必然导致肤浅和平庸。辩证法的认识不是一种理性的抽象，而是一种内在反思意义上的“理性具体”。黑格尔反对思想的主观任意性，强调思想的客观性，正是在此意义上而言的。在马克思看来，“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①。第二，我们必须在批判黑格尔的意义上理解马克思的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② 马克思合理形态的辩证法之所以会“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是因为它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它是从“必然灭亡的”或“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资本主义社会。

运用《资本论》去把握现实，就是自觉地以《资本论》中的无产阶级立场、人类自由解放的观点和批判的辩证方法去把握我们的时代。“笼罩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现象上的拜物教假象成功地掩盖了现实，而且被掩盖的不仅是现象的历史的，即过渡的、暂时的性质。这种掩盖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环境，尤其是经济范畴，以对象性形式直接地和必然地呈现在他的面前，对象性形式掩盖了它们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范畴这一事实。它们表现为物以及物和物之间的关系。”^③ 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统一的。只有这种辩证方法才能摧毁资本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③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4页。